

世界

名著

海底 两万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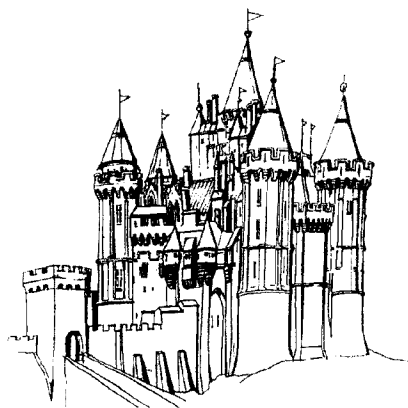
[法] 儒勒·凡尔纳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海底两万里

[法] 儒勒 · 凡尔纳 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海底两万里）

责任编辑：王亦农

封面设计：顾与孟

出版：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0431—5638766）

发行：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刷：武汉长江日报社印务公司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61.5

字数：3500千字

版次：2004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7—5601—2864—5/I · 168

全套定价：248.00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海底两万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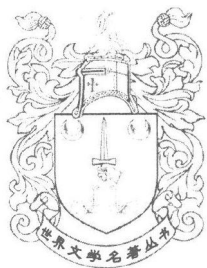
上 篇

一 飞走的暗礁.....	1
二 赞成和反对.....	5
三 随您先生的便.....	10
四 尼德·兰.....	14
五 冒险行动.....	19
六 开足马力.....	23
七 种类不明的鲸鱼.....	28
八 动中之动.....	34
九 尼德·兰的怒气.....	38
十 海洋人.....	43
十一 诺第留斯号.....	48
十二 电的世界.....	52
十三 几组数据.....	57
十四 黑潮暖流.....	62
十五 一封邀请书.....	67
十六 在海底平原上散步.....	72
十七 海底森林.....	76
十八 太平洋下四千里.....	79
十九 万尼科罗群岛.....	83

二十 托列斯海峡	87
二十一 陆地上度过的几天	92
二十二 尼摩船长的雷	97
二十三 强逼睡眠	103
二十四 珊瑚王国	107

下 篇

一 印度洋	113
二 尼摩船长的新建议	117
三 价值千万的珍珠	124
四 红海	129
五 阿拉伯隧道	133
六 希腊群岛	137
七 地中海四十八小时	142
八 维哥湾	146
九 沉没的大陆	151
十 海底煤矿	155
十一 萨尔加斯海	159
十二 大头鲸和长须鲸	161
十三 冰山	168
十四 南极	173
十五 意外事故还是小插曲	179
十六 缺少空气	183
十七 从合恩角到亚马逊河	190
十八 章鱼	196
十九 大西洋暖流	201
二十 北纬 47 度 24 分、西经 17 度 28 分	206
二十一 大屠杀	210
二十二 尼摩船长最后的话	216
二十三 结论	221



上 篇

一 飞走的暗礁

人们一定还记得 1866 年海上发生的一件离奇的、神秘的、无法解释的怪事。且不说当时哄动沿海居民和世界舆论的各种传闻，欧美的进出口商人、船长和船主、各国的海军官佐以及这两大洲的各国政府都非常注意这件事。

这事大体是这样：不久以前，好些大船在海上碰见了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很长的物体，形状很像纺锤，有时发出磷光，它的体积比鲸鱼大得多，行动起来也比鲸鱼快得多。许多航海日志所记下的事实，大致是相同的。如果这东西是鲸鱼类动物，那么它的体积大大超过了生物学家曾经加以分类的鲸鱼。居维埃·拉色别德、杜梅里、卡特法日，这些生物学家除非亲眼看见过，否则他们是不承认有这样一种怪物存在的。

把多次观察的结果折在一起来看：丢开那些过低的估计，即这个东西只有二百英尺长；同时也不接受过于夸张的言论，即它有一英里宽三英里长。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奇怪的生物，如果真是存在的话，它的体积是大大超过鱼类学家所承

• 1 •

海底
两万里



认的体积的。如果这东西存在，那么，由于人类好奇的心理，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怪物的出现会在全世界引起怎样的骚动。至于说这是荒唐无稽之谈，那是决不会有人同意的。

因为，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一布纳希汽船公司的喜金孙总督号，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五英里，碰见了这个游动的巨大物体。巴克船长起初还以为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暗礁，他正要测定它的位置的时候，突然这个物体喷出两道水柱，射到空中一百五十英尺高处。喜金孙总督号面前的东西，可能是没有人知道的一种海中哺乳类动物，它还从鼻孔中喷出有气泡的水柱呢。

同年7月23日，西印度太平洋汽船公司的克利斯托巴尔哥郎号，在太平洋上，在相距克利斯托巴尔哥郎号七百里的地方也看见了它，由此可知，这个奇特的鲸鱼类动物能以惊人的速度从这一处转移到另一处。

十五天以后，国营轮船公司的海尔维地亚号和皇家邮船公司的山农号，在离上面说的地点有两千里远的大西洋海面上（在北纬42度15分、西经60度35分）相遇的时候，同时看到了这个大怪物。根据两船同时观察得到的结果，估计这只哺乳动物的长度比山农号和海尔维地亚号两船连起来还要长，至少有三百五十多英尺（约一百零六米）。可是，最长的鲸鱼，像常常出没于阿留申群岛的久阑马克岛和翁居里克岛附近海面的那些鲸鱼，也只不过是五十六米，而比这再长的，从来就没有过。

接连不断地传来的消息，在当时的确曾经哄动一时。

在各大城市里，这怪物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事件。咖啡馆里歌唱它，报刊上嘲笑它，舞台上扮演它。谣言正好有了机会，从这怪物身上捏造出各种各样的奇闻。于是，在学术团体里和科学报刊中产生了相信者和怀疑者，这两派人无休止地争论着。“怪物问题”激动着人们。

自以为懂科学的新闻记者和一向自以为多才的文人开起火来，他们在这次值得纪念的笔战中花费了不少的墨水！甚至有几个人还流了两三滴血，在六个月当中，争论继续着。彼此有理，各执一词。最后，某一著名的讽刺报有一位最受欢迎的编辑先生草草了事地发表一篇文章，处理了这个怪物；他像夷包列提那样，在大家的笑声中，给这怪物最后一次打击把它结果了。于是机智战胜了科学。

在1867年头几个月里，这个问题好像是入了土，不会再复活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又听说发生了一些新的事件。1867年8月5日，蒙特利奥航海公司的摩拉维安号夜间驶到北纬27度30分、西经72度15分的地方，在早晨五点左右天刚破晓的时候。船右舷撞上了一座岩石，可是，任何地图也没有记载过这一带海面上有这座岩石。船上值班的海员们立即跑到船的后部；他们十分细心地观察海面。除了有个六百多米宽的大漩涡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把事故发生的地点确切地记了下来。就用风力的助航和四百匹马力的推动，船的速度达到每小时十三海里。如果不是船身质地优良，特别坚固，摩拉维安号被撞以后，一定要把它从加拿大载来的二百三十六名乘客一齐带到海底去。后来到船坞检查了船底，才发现一部分龙骨折断了。

接着又发生的那一次撞船的事件，单单由于受害船的国籍和它所属公司的声望，就足以引起十分广泛的反响。

1867年4月13日，海很平静，风又是顺风，英国著名的船主苟纳尔的斯各脱亚号在西经15度12分、北纬45度37分的海面上行驶着。它在一千匹马力的发动机推动下，速度为每小时十三海里半。它的机轮在海中转动，完全正常。下午四点十六分，乘客们正在大厅中吃点心的时候，在斯各脱亚号船尾、左舷机轮后面一点，似乎发生了轻微的撞击。

这次冲撞是十分轻微的，要不是管船舱的人员跑到甲板上



来喊：“船要沉了！船要沉了！”也许船上的人谁也不会在意。旅客们起初十分惊慌，但船长安德生很快就使他们安稳下来。安德生船长立即跑到舱底下去。他查出第五间被海水浸入了，海水浸入十分快，证明漏洞相当大。好在这间里没有蒸汽炉，不然的话，炉火就要熄灭了。

安德生船长吩咐马上停船，并且命令一个潜水员下水检查船身的损坏情形。一会儿，他知道船底有一个长两米的大洞。这样一个裂口是没法堵住的，斯各脱亚号尽管机轮有一半浸在水里，但也必须继续行驶。当时船离克利亚峡还有三百海里，等船驶进公司的码头，已经误了三天期，在这三天里，利物浦的人都为它惶惶不安。

斯各脱亚号被架了起来，工程师们开始检查。他们眼睛所看见的情形连自己也不能相信。在船身吃水线下两米半的地方，露出一个很规则的等边三角形的缺口。铁皮上的伤痕十分整齐，就是钻孔机也不能凿得这么准确，弄成这个裂口的锐利器械一定不是用普通的钢铁制的，因为，这家伙在以惊人的力量向前猛撞，凿穿了四厘米厚的铁皮以后，还能用一种很难做到的后退动作，使自己脱身逃走。

最近这次事件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结果这又一次使舆论哄动起来。从这时候起，所有从前原因不明的航海遇难事件，现在都算在这个怪物的账上了。这只离奇古怪的动物于是负起了所有船只沉没的责任。不幸的是船沉的数目相当大，按照统计年鉴的记载，包括帆船和汽船在内，每年的损失约有三千艘左右，至于因下落不明而断定失踪的，每年的数目也不下两百艘！

不管有没有冤枉这怪物，人们都把船只失踪的原因算在它身上。由于它的存在，五大洲间的海上交通越来越危险了，大家都坚决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清除海上这条可怕的鲸鱼怪。



二 赞成和反对

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瘠地区做完科学考察回来。我是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法国政府派我参加这次考察。在内布拉斯加州度过了六个月，三月底，我满载珍贵的标本回到纽约，我觉定在五月初回国。所以，我就利用逗留期间，把这次收集来的标本加以整理，而斯各脱亚号的意外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当我到纽约的时候，这问题正闹得热火朝天。我把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报刊读了又读，我对这个怪物作了种种猜测。由于自己拿不定主意，我始终摇摆于极端不同的见解之间。这是一件真实的事，不信可以去摸一摸斯各脱亚号的裂口。有些不学无术的人曾经说那是浮动的小岛，是不可捉摸的暗礁，不过，这种假设，现在完全被推翻了。理由是：它的浮动速度太快了，这假设也不能成立。归根结底，这问题只可能有下面两种解释，因此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说这是一个力大无穷的怪物，另一派说这是一艘动力十分强大的“潜水艇”。

后面那种假设虽然很可以成立，但到欧美两洲调查之后，便站不住了。如果说私人可以有这样一种机器，实在是不大可能的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造了这个东西？他又

· 5 ·

海底
两万里



怎能保守秘密而不泄露呢？只有一国政府可以拥有这种破坏性的机器，但是这个“潜水艇”的假设，由于各国政府的声明又站不住了，因为这是有关公共利益的问题，既然海洋交通受到了破坏，各国政府的真诚，当然不容有所怀疑。并且，怎么能说这只“潜水艇”的建造竟可以逃避公众的耳目呢？

所以，根据在英国，在法国，在俄国，在普鲁士，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美国，甚至于在土耳其所做的调查，“潜水艇”的假设，也终于不能不放弃。由于这个怪物出在海上，于是人们的想象又从鱼类这一方面造出种种最荒诞的传说来。

当我到纽约的时候，有些人特地来问我对这件怪事的意见，我以前在法国出版过一部《海底的神秘》。这部书特别受到学术界的赏识，使我成为自然科学中相当奥秘的部门的专家。因此人们才询问我的意见。

《纽约先锋论坛报》已经约了“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教授可敬的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请他发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我发表了我的意见。我因为不能沉默，才不得不说几句话。我从政治上和学术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现在我将我发表在4月30日《论坛报》上的一篇材料很丰富的文章中节录几段在下面：

“我一个一个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假设和所有不可能成立的猜想，不得不承认实在有一种力量惊人的海洋动物的存在。

“海洋深不可测的底层，我们完全不了解。探测器也不能达到。最下层的深渊里是怎样的情形呢？海底二万二千海里或一万五千海里的地方有些什么生物和可能有些什么生物呢？这些动物的身体构造是怎样的呢？我们实在很难推测。

“生活在地球上的各式各样的生物，或者我们认识，或者我们不认识。

“如果我们不认识所有的生物，而大自然又继续对我们保守某些鱼类学上的秘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探测器不

可及的水层里还有鱼类鲸类的新品种，它们有一个‘不浮的’器官，因为在海底下呆久了，在偶然的情况下，由于一时高兴，或者任性，就突然浮到海面上来。这说法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确认识了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那么我们就必须从已经加以分类的海洋生物中找出我们讨论的这个动物；在这种情形下，我就要承认有一种巨大的独角鲸的存在。

“普通常见的独角鲸，或海麒麟，身長常常达到六十英尺，现在如果把这长度增加五倍，甚至十倍，同时让这条鲸、鱼类动物有和它身材成比例的力量，再加强它的攻击武器，这样就是现在海上的那个动物了。也就是说它有山农号军官们所测定的长度那么长，它的角，可以刺穿斯各脱亚号、它的力量可以冲破一只汽船的船壳。

“诚然，这条独角鲸，如某些生物学家所说，是具有一把骨质的剑或一把骨质的戟，那么这一定是一根像钢铁一样坚硬的长牙，有人曾经在鲸鱼身上发现过独角鲸的牙齿。独角鲸用牙齿攻击鲸鱼总是成功的。有人也曾经从船底上拨出过独角鲸的牙齿，它钻通船底就好像利锥穿透木桶那样。巴黎医学院陈列馆就藏有一枚这种牙齿，长两米二十五厘米，底宽四十八厘米！

“那么，现在假定那武器还要厉害十倍，那动物的力量还要大十倍，如果它的前进速度是每小时二十英里，那么拿它的体重去乘它的速度平方，就能求出撞坏斯各脱亚号的那股冲击力。因此，在还没有得到更多的材料之前，我认为这是一只海麒麟，这只海麒麟身躯非常巨大，身上的武装不是剑戟，而是真正的冲角，像铁甲船或战舰上所装有的那样，它同时又具备有战舰的重量和动力。

“这样便说明了这种神秘不可解的现象。或者相反地，不管人们所见到的、所感到的是怎样，实际上什么都不是；那也



是可能的。”

最后几句话只能说明我没有主见，这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全我教授的身份，同时不愿意让美国人笑话，于是留下这一条退路。

我的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很有一部分人拥护它。人们总是对那些神奇怪诞的幻想感兴趣。而海洋正是这些幻想的最好源泉，因为只有海洋才是巨大动物可以繁殖和成长的环境，一片汪洋大海里，既然有我们所知道的最巨大的哺乳类动物，说不定也有硕大无比的软体动物和看起来叫人害怕的甲壳动物，如一百米长的大虾，或二百吨重的螃蟹！为什么不能有呢？在深不可测的海洋底下，为什么不能保存从前另一时代的巨大生物的品种呢？海洋内部，为什么不能藏有那些巨大生物的最后变种，以一世纪为一年，以一千年来为一世纪的那些巨大品种呢？我又让自己沉浸在种种空想中了。

尽管有一些人把这事看成是一个待解决的纯粹科学问题，但另一些比较注意实利的人，他们主张把海洋上这个可怕的怪物清除掉，使海上交通的安全获得保障。特别是工商界的报刊，《航业商情杂志》、《来依特公司航海杂志》、《邮船杂志》、《海洋殖民杂志》以及为保险公司宣传公司要提高保险费的那些报纸，对于清除怪物这一点，都一致表示同意。

公众的意见一提出来，北美合众国首先发表了声明，要在纽约作准备，组织清除独角鲸的远征队。一艘装有冲角的高速度的二级战舰林肯号定于最近的期间驶出海面。各造船厂都给法拉古司令官以种种便利，帮助他早一天把这艘二级战舰装备起来。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等人们决定要追赶这怪物的时候。怪物再也不出现了。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谁都没有得到怪物的消息，也没有海

船碰见它。大家越来越不耐烦了，忽然，7月2日，旧金山轮船公司从加利福尼亚开往上海的一只汽船唐比葛号，三星期前在太平洋北部的海面上又看见了这个东西。这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骚动。

大家要法拉古司令官立即出发，船中日用品全装上去了，舱底也载满了煤。船上各部门的人员一个也不少，都到齐了，现在只等起航，大家不容许这船再有半天的延期。

在林肯号离开布洛克林码头之前三小时，我收到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递交纽约第五号路旅馆，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教授阿龙纳斯先生启。

纽约

信文是这样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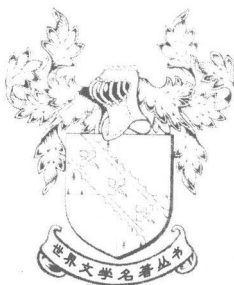
先生：

如果您同意加入林肯号远征队，合众国政府很愿意看到这次远征有您代表法国参加。法拉古司令官已留下船上一个舱房供您使用。

顺治

友谊！

海军部长何伯逊敬启



三 随您先生的便

在收到何伯逊部长的信之前三秒钟，我还像不愿意去北冰洋旅行一样不愿意去追逐海麒麟。读了这位海军部长的来信，三秒钟之后，我才理解到我的真正志愿，就是要捕捉这样捣乱的怪物，把它从世界上清除出去。我看完信毫不犹豫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

而且，我还有这样一个想法，反正条条道路都可以回到欧洲，海麒麟也许客客气气地把我引到法国海岸边！这个有名的动物也许讨我喜欢，要让我在欧洲海中捉到它，那么，我至少也要拿上半米以上的牙戟带给自然科学博物馆。

不过，目前我必须到太平洋的北部去找这个海麒麟，这和我要回法国去，却是背道而驰了。

“康塞尔！”我用不耐烦的声音叫着。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他一向陪我出去旅行。这诚实的青年是佛兰蒙人，我很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因为跟植物园里学术界人士经常接触，康塞尔渐渐学了些什么我可以说他简直是一个专家，他对于生物学的分类十分熟悉，他能像杂技演员爬梯子一样熟练地从门、类、纲、亚纲、目、科、属、亚属、种、变种，一直数到最后的一个类别。可是他的学问只局限在分



类学上。分类就是他的生活，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知道。总之，他是个忠实正直的人，十年来，凡我为科学而去的地方，康塞尔都跟我去。他自己从不想到旅行的长久或疲劳，他总是提起他的行李箱立即出发，连问也不问。他身体健康，肌肉结实，不在乎疾病，就是不会用脑子，至于思考能力，那就更谈不到了。

“康塞尔！”我又叫了一声，我手里忙着准备出行的行装。当然，对于这样一个忠心的仆人我是信任的。通常我从不问他是不是愿意跟我去旅行，但这次旅行有点不同，是一次期限可以无限延长的远征，是凶多吉少的冒险，是追赶能像敲碎核桃壳一样撞沉一艘二级战舰的动物，就是最没有感觉的人，对这问题也得考虑考虑吧！康塞尔会有什么意见呢？

“康塞尔！”我第三次叫他。

“先生，叫我吗？”他进来的时候说。

“是我叫你。快给我准备，你自己也赶快准备，我们两小时以后就要出发。”

“随您先生的便。”康塞尔安静地回答。

“一点时间也不能放过。所有的旅行用具、衣服、衬衣，袜子，都不必点数，”尽量地拿了，放在我的大箱里，快，赶快！”

“我们不回巴黎去吗？”康塞尔问。

“当然……要回去……”我含糊地回答，“不过要绕一个弯。”

“先生，您喜欢绕这个弯？”

“呵！那算不了什么！不过是一条不那么直捷的路而已。我们要搭林肯号出发。”“只要先生觉得合适就成了。”康塞尔安然地回答。

“朋友，你知道，这是关于那个怪物的问题……那条有名的独角鲸的问题……我们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一部著作《海底的神秘》的作者。不能不跟法拉古司令一同出发。这是光荣的任务，但是也是危险的任务！我们不晓得要到什么



地方去！这怪物可能很任性！但我们仍然要去！我们船上有一位眼光敏锐的舰长！……”

“先生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康塞尔回答。

“你好好想一想，因为我对你什么也不隐瞒。这次旅行也许最后一次，说不定回不来哩！”

“随您先生的便。”

一刻钟以后，康塞尔把箱子整理好了。

在常有一大群人围住的大柜台上，我算清了账目，付了钱。康塞尔跟着我走出了旅馆，上了一辆马车去码头。码头边，又走了几分钟，我们便抵达停泊林肯号的码头，林肯号的两座烟囱正喷出浓密的黑烟。立刻有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这艘大船的甲板上。我赶紧上船，问法拉古司令在什么地方。一个水手领我到船尾楼上见他。这位军官气色很好，他向我伸手，对我说：“彼埃尔·阿龙纳斯先生吗？”

“对，”我答，“您是法拉古司令吗？”

“是。欢迎欢迎，教授。您的舱房早等着您了。”

我行个礼，让司令去作开船的准备，另外有人领我到给我预备的舱房。

林肯号是为着它的新目标而特选和装备好的。它的速度平均可以达到每小时十八点三海里，这是很快的速度，但跟那只巨大的鲸鱼类动物搏斗还是不够的。

战舰内部的装备完全合乎这次航海任务的要求。我很满意我所住的舱房，它位于船的后部，房门对着军官们的餐室。

“我们这舱房很舒服。”我对康塞尔说。

“先生不要见怪，”康塞尔回答，“住在这里跟寄生蟹住在海螺壳中一样舒服。”我留下康塞尔安顿我们的箱子，独自一个人上了甲板，观看准备开船的操作。法拉古舰长不愿意耽搁一天甚至一小时，他要赶快把船开到那个动物所在的海中。他把船上的工程师叫来了。“蒸汽烧足了吗？”舰长问他。